

藝術賞析

Culture and Arts

《殘酷青春》 感情複雜 沉鬱

何俊輝

可能基於同流藝術總監鄧偉傑的個人口味，筆者於過去大半年所看的「同流」舞台劇全是「沉鬱派劇作」，由《山羊》到《魂遊你左右》到《關·愛》再到新作《殘酷青春》，題材均沉鬱，而且主角都要承受傷痛、不安、巨大壓力或人性陰暗面的困擾。除了《山羊》外其餘三齣戲從始到終皆採用昏暗為主的燈光，將角色的心境放大，令觀眾看戲時既能感疲倦又可能因角色的異常經歷而集中精神。

生活煩惱易生共鳴

鄧偉傑導演的《殘酷青春》，由周穎榆翻譯自奧地利劇作家 Ferdinand Bruckner 於一九二五年寫的《The Sickness of Youth》。或許因為一九二五年處於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，所以劇中角色都好像怕沒將來似的，不是急於擁有轟轟烈烈的愛情，便是各有心聲和做人信念急於向身邊人吐露，結果卻為情所困或不被別人了解（甚至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陰暗面），心靈像身處在戰場般飽受折磨。

中場休息時，筆者聽到前面的年輕觀眾代入不到角色的處境，皆因劇中人的感情關係非常複雜：Marie（陳翔祈飾）跟 Irene（劉亭君飾）同樣愛上 Petrell（林子傑飾），但 Marie 因受感情挫折而被迫跟同性戀者 Desiree（譚芷翎飾）在一起；至於 Freder（梁天尺飾）則以愛過 Desiree 如今卻傾心於 Lucy（張君如飾），Lucy 感心甜之餘其實須面對她的未婚夫……當然不排除二十歲左右的香港年輕人也像劇中多名大學生和 Lucy（大學宿舍裡的年輕女僕）般涉及三（多）角戀、同性戀或婚外情，甚至可能選擇服用軟性毒品或自殺。但生活得單純的港青畢竟佔大多數。

不過，愛情上較單純的港青也可能在學業、家庭、經濟和前途上面對大量難以解決的煩惱，故此看《殘酷》時應不會沒有共鳴，因其他事情煩惱的心理狀態，往往跟為戀愛煩惱有共通點。

金句過多含意混亂

Petrell 以一句「年輕是一次大冒險」回應 Irene 指「年輕人仍然沉睡在睡夢中」，這兩句道出「年輕、青春是什麼？」的金句，跟其後 Irene 強調「青春是一種病」與 Desiree 感到成年人活得辛苦而說的「每個人都應該在十七歲打死自己」，均深入反映角色的心態及有互補或排斥的關連；可是劇中的金句多不勝數，呈現出的觀點、衝突和訊息便太多兼散亂，加上演員把對白講得急速以做到針鋒相對的效果，觀眾看戲時就很難立即理解到某些金句或對白的含意而感混亂，況且整齣戲有過多怨氣及氣氛沉鬱，難怪筆者於散場時聽到有觀眾說這劇令他頭痛。

Marie 迫 Petrell 發還她會給他的錢，此由愛變成恨的狂妄舉動，可見陳翔祈演繹出 Marie 從其父母婚姻問題帶來的不安感；Marie 忽然瘋了狂扯情敵 Irene 的頭髮並怒用門夾頭髮，狠辣的暴力來自日積月累的怨憤，使筆者有點擔心演得投入的陳翔祈會把演 Irene 的劉亭君弄傷；Marie 跟 Desiree 所演的一段感情戲，由拍門哀求到獨坐床上痛

哭、到一個急於填補內心傷痕但自欺欺人的擁抱，則見陳翔祈展現有層次、變化清晰的情感，能衝擊觀眾的心靈。

劉亭君飾演 Irene 把一段諷刺有錢人的話，說得張牙舞爪，話中恰如其分地融合了高傲、不服輸和沒安全感的心態；難忘張君如演 Lucy，先是充滿內心掙扎後恍似眼中含滿糖水的甜蜜神情；譚芷翎把 Desiree 為情慾高漲而痛苦的感受演得夠強烈；Freder 則似乎很享受情慾高漲，梁天尺能把 Freder 既好色，又善於對所戀的人付出心思激情亦工於心計的多面特質，演得活靈活現，使人對他既愛且恨。



▲劇中人的心靈像身處戰場般飽受折磨



▲《殘酷青春》主角都要承受傷痛、不安、巨大壓力或人性陰暗面的困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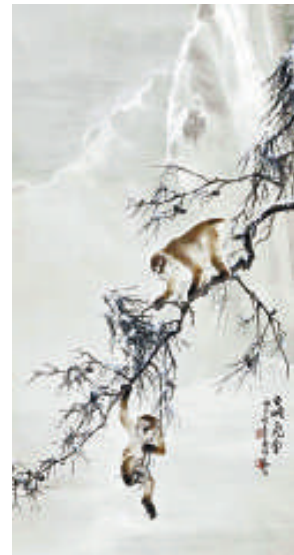
劇中感情關係複雜，部分觀眾不易代入角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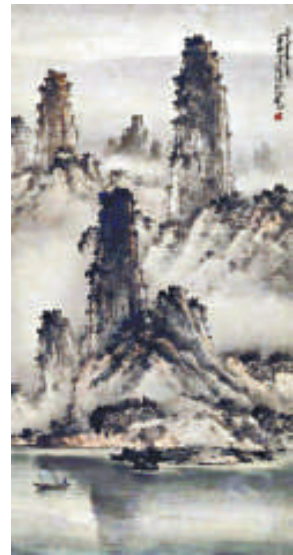
▼鄧偉傑導演的《殘酷青春》，是一齣題材沉鬱的舞台劇



▲高奇峰一九三一年前繪畫的作品《白馬》



▲高奇峰於一九一六年繪畫的《巫峽飛雲》



▲趙少昂於一九四五年繪畫的《桂林山水》



▲周一峰及張坤儀一九二九年合繪的《梅花鴛鴦》

高奇峰師徒作品聯展

「天風舊夢——高奇峰師徒作品展」正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，是次展覽展出香港文化博物館及香港藝術館的藏品，以及高奇峰弟子趙少昂的家屬借出之珍藏，為數約三十件，涵蓋高奇峰及其弟子中有「天風七子」美譽的七位弟子的作品。展覽將舉行至明年八月二十六日。

高奇峰幼時在其胞兄高劍父的指導下習畫，對繪畫取法自然之理早有所悟。一九〇七年隨高劍父東渡日本學畫，接觸到西方寫生和透視等技法，故能從中西畫學各取所長，並且服膺於「折衷中外，融合古今」的革新旨趣，為嶺南畫壇帶來嶄新的格局。

他作畫的題材以翎毛、猛禽、走獸、花卉和山水為

主，擅於用色和水墨渲染，同時又注重寫生；他的用筆矯健，後期更趨粗獷豪邁。正值英年的高奇峰因染上肺病，於一九二九年於廣州二沙島療養，並自建「天風樓」設帳授徒，經常於天風樓與弟子談藝作畫。

高奇峰生前不遺餘力的推廣藝術，雖在世匆匆四十五載即因病辭世，惟幸他的畫藝透過眾弟子的承傳而得以發揚。高奇峰後期曾在天風樓授徒，在他的眾多弟子中，以趙少昂和其他六位弟子（周一峰、張坤儀、葉少乘、何漆園、黃少強、容漱石）的成就最為卓著，遂有「天風七子」之名。香港文化博物館位於沙田文林路一號。逢星期二（公眾假期除外）休館。

粵劇粵樂研討會番禺舉行



▲沙灣樂社演奏廣東音樂 本報攝



▲研討會現場 本報攝

【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六日電】「粵劇與廣東音樂（何氏三傑）」研討會今天在番禺區沙灣鎮舉行，與會的粵劇老宿、民間藝術家就「粵劇與廣東音樂歷史、現狀與發展」進行討論，廣東音樂傳承成熱門話題。與會者認為，廣東音樂創新不夠，主要是缺乏人才。「廣東音樂要流傳下去，最重要多創作市民喜愛的音樂，令市民百聽不厭。廣東音樂不能一成不變，要與時俱進才可得到發展。」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、廣東省戲劇家協會理事彭權強強調。

粵樂傳承須與時俱進

粵劇表演藝術家陳笑風認為，許多廣東音樂特別是小白曲都進入了粵曲，如粵曲常用《賽龍奪錦》等小曲。廣東音樂豐富了粵劇唱腔，期待創新更多廣東音樂。粵樂被外省人稱為廣東音樂，並已約定俗成，它不單流行於珠三角地區，且在北京、上海、瀋陽、杭州乃至新加坡、澳洲粵人餐廳及一些國家的華（粵）人聚居地都有它的聲音，可見其影響深遠。廣州粵劇粵曲學會會長、戲劇理論家王建勳表示：「不少外國人，一聽音樂旋律，就知道是廣東音樂。」據廣州文研所原《南國紅豆》主編孫超平調查估計：在海內外和港澳台共有演奏廣東音樂、演粵劇和唱粵曲的業餘樂社三千零三十個，僅香港就有十分之一，這是廣州和番禺人最引以自豪的文化亮點。

不過，我們對祖宗留下的文化功績卻後繼乏力，與市民的要求差距不少。

建國前二十至三十年代就創作了五百多首有標題的廣東音樂，知名的廣東音樂家近三十位。不過建國後，新創作並出名的僅有《春郊試馬》、《禪院鐘聲》兩首，還有香港發掘出《帝女花》的「妝台秋思」和「秋江泣別」兩首。

缺乏新作 粵樂垂危

王建勳認為，一九五六年，廣東為發展廣東音樂，曾成立廣東音樂團，但反右之後解散。現在的廣東音樂曲藝團是以曲藝為主，單獨演奏為副。嚴格來說，廣東音樂已潰不成軍，沒有一支有水平的專業隊伍，大多數有水平的廣東音樂家都已退休、病逝或赴港澳地區及海外謀生。近十年來，已沒有廣東音樂新作，甚至連廣東、廣東東出資在廣州舉辦的全國音樂「金鐘獎」，唯獨廣東音樂不入列，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廣東音樂為何存在創新障礙，成為與會者討論熱門話題。

拯救要靠培養人才

番禺區曲藝家協會副主席、沙灣翠園樂社社長韓繼基認為，沙灣作為廣東音樂的發源地，雖鄉人愛好，玩曲者不少，但出來面眾者不多；在家裡自拉自彈者多，且多是年過半百者，所奏曲目都是前人所作，尚未見到有影響力的新作面世。上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參觀沙灣鎮廣東音樂展覽館「三棧廳」（何氏三傑創作廣東音樂及演奏活動的地方）時，也提到了創作問題，指出：「我們的樂社只會演奏



▲王建勳表示，不少外國人，一聽音樂旋律就知道是廣東音樂 本報攝



▲陳笑風表示，廣東音樂豐富了粵劇唱腔，期待創新更多廣東音樂 本報攝

今日文化節目精選

- 「飛躍演奏香港」主辦的「米洛斯·卡拉達尼他獨奏會」，晚上八時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。
- 第四十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，晚上七時三十分在紅磡高山劇場演出。
- 雅樂曲藝苑主辦的「母親節粵藝同慶」粵曲演唱會，晚上七時十五分在沙田大會堂演奏廳上演。
- 金曲樂苑主辦的粵曲研習班，下午二時四十五分在上環文娛中心演講廳舉行。
- 程利紅風景繪畫作品展正在 The Anita Chan Lai-ling Gallery 展出，展期至本月十六日。
- 韓國當代藝術展「金宅基的藝術樂園」正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展出，展期至本月二十日。